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論語集編卷七

宋 真德秀 撰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

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夫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

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順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
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
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
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
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
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
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
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南軒曰小人
云者為其所見者小人之事耳夫上之所好下之所從
也上好禮則爲於恭謙故民視之而莫不尊敬焉上好
義則動而得其宜故民心為之厭服焉上好信則誠意
交孚故民亦用其情而無敢欺焉感應之機固不遠也
蓋[illegible]此皆人之公心樊遲之欲下
從農圃之事以得民者其亦遠矣○子曰誦詩三百授
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集義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云云須是未讀詩時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時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未讀周南召南時一似面墻到讀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荊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

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〇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〇或問八章之說曰胡氏之說為備胡氏曰自合進而完自完進而美非善乎其事不循彌光於前而公子荆知此非所存心者直謂之苟且而已既見其不以殖產自能又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無驕滿而弗溢非賢而能之乎此可為居室之法

〇子適衛冉有僕僕御車也子曰庶矣哉庶衆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理義以教之〇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

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〇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〇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案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〇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〇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至刑措庶乎其近之矣〇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〇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為一世仁謂

教化浹洽也○程子曰所謂仁者風移俗易民歸於仁天下變化之時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其曰必世理則然也欲民皆仁非必世不可○又曰所謂仁者以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庶足以當之○南軒曰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

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當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當時有此言也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

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唯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言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唯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

葉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被其澤則悅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

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胡氏曰順理則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聖門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之類是也纔恭則心自不放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

而勿失也○黄氏曰此章言極乎易學者欲體仁以此思之可也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者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存而人欲不萌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所間斷仁之爲道孰外於此○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晁氏曰尊表於己不窮於外士之上也僅能有表於己而未能不窮於外士之次也孝弟稱於宗族鄉黨將行己有恥之事○或問行己有恥為使不辱亦何足為高而夫子以為士之上何耶曰是二者泛而觀之雖若僅免於自辱然審反諸身而度之則能充其實者正不易得程子所謂篤實自得者正謂此也曰硜硜小人而亦可以為士何也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

其所守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此與不得中行而取狂狷同意故下章言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旣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南軒曰中行謂中道上行狂者所見高明而行有未及乎其見狷者所守堅確而見有未得乎其理不得中行則斷二者亦可以與之進而裁之於中也蓋

狂者力行以踐之則其見不差狷者致知以明之則其守不失其中可得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恒卦九三之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茍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或問云云曰諸說皆祖晏子之意然晏子之言乃就事而言而此章之意則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狀而言似不可引以為證也若此所論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

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黨朋比之風若小人則反是焉此二者外雖相似而内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及今如出一轍非聖人不能究極而發明之也且以本朝諸公論之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本未嘗失和氣王吕章曾蔡氏父子同惡相濟而其隙也無所不至焉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也如此說則君子之心無可否同異之和而惟欲必歸於是若晏子之說則是必於立異然後可以爲和而不同也是非矯枉過直之論哉然其爲齊景公深立據而發則切中其病耳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

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喜皆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

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南軒曰易事者平恕之心難說者正大之情○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南軒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矜盈而氣盛口驕則何由泰泰則無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則亦有之矣然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拘迫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

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朱氏䟦蘇氏剛說曰剛之所以近仁為其不詘於欲而能有以全其本心之德不待見於治人然後可知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用也言用不教之

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

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
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
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
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
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
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
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或問程子以為聖人
開示之深而原憲不能再問使憲也再問夫子告之宜
奈何曰聖人未發之旨夫孰能測之然以程子之意而
言則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行於外爾若其本則
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也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蘖
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
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意反鬬進於胷中
則夫所謂仁者亦且彈殘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
絕其萌芽芟其根本不使少有毫髮留於心念之間則
於仁也其庶幾乎嗚呼非程子之學之至何足以及此

然以為學者苟不能深省而力行之則亦徒為無當之大言而已故雖發之而有所不敢盡其言者其旨深矣○問克伐與克復不同先生曰只是箇出入意克己是入來勝己克伐是出去勝人○問克伐怨欲不行如何曰此譬如停賊在家豈不為害若便趕將出去則禍根絕矣今人非特不能克去此害却有與他打做一片者○問學者用工且能於此不行亦可先生曰須是克己涵養以敬於其方萌即絕之若止於克伐怨欲不行只是遏得住一旦決裂較大可憂○克己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絕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他那欲為之心未嘗忘○問原憲是合下見得如此已是還是氣昏力弱沒奈何曰是他從來把這箇做好只要得不行便了所以學者須要窮理緣他見得道理未盡便把這箇做仁較之世人沈迷私欲他一切不行已是多少好惟是聖道廣大只恁地不濟事須著進向上去將克伐怨欲都無始得若藏蓄在這裏只是故

病○南軒曰克伐怨欲不行可謂能制其私欲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四者之病無自而萌焉故制之於流未若澄之於源欲進於是其惟克己乎○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克伐怨欲四者皆私意也原憲但欲制之而不行便以為仁夫子所以不許之若克己則奮然決去之辭而非遏抑不行之謂如去惡木不但剪其枝條必發掘其根本非顏子大勇聖人肯輕許之哉行義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居謂意所便安處也○南軒曰懷居者志不立其何以為士乎○愚案懷居與小人懷土之義同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洪氏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

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曰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致其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耳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强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簒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

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荅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南軒曰斯須之間心不在焉則為不仁是故君子戰兢固持而惟恐失之也若小人則戕賊陷溺雖秉彞之端不容盡泯而亦不能以自達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

東里子產潤色之裨諶之反諶時林反○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

也蓋威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或問十章之說曰胡氏之說為詳胡氏曰鄭小國也介乎晋楚子產為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承皆以豊財足用禁姦保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是故夫子以惠人蔽之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知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諸家皆不論子西為何人獨吳氏為能攷之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又讓國昭王欲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後又名白公以致楚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問管仲人

也范楊皆以為盡人道如何曰恐未然古注謂猶詩言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真箇人他人便不是人管仲也未盡得人道在○愚案古注范楊之說皆似未安意人字之上猶有一字若子產惠人之類而遂之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南軒曰老者行義為人所尊之稱趙魏老號為家事治者公綽之不欲其德

可取也故以為趙魏老則優若夫滕薛則小國也大夫之職煩勞意者以綽之才有所不足故不可為耳大抵用人之方貴在處之得其當而已○黄氏曰君子不器則無施而不可也未至於不器則各有所長而不能相通世之議論人物者但見其長學則曰此賢也然賢而不能任事則亦未足為全德夫子之於公綽云云其言可謂公且平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

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荅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

是否○或問四子之事曰武仲則春秋傳詳矣公孫綽他無所見而前章所稱亦可以得其為人卞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鬬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冉求之藝則夫子固甞稱之矣曰必兼四子之長而又必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為成人何也曰四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又無禮樂以文之故知者至於要君勇者至於輕死藝者至於聚歛而不欲者又或不能於小國之大夫也亦難以為成人矣故孔子言必兼此四人之能而又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後可以為成人矣洪氏以為特以四人為言者四人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胡氏以為言卞莊子蓋以況子路耳言有是一能而不能兼衆之長與成於禮樂焉則亦不足為成人矣恐亦有此意也曰今之成人以下或以為子路之言何如曰未可知也然姑存之以備參攷可也胡氏曰此子路之

所已能也夫子方進子路於成人之域豈又取其已能者而重奬之哉蓋子路晚節末路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是以自名其善而為此辭與未見其止者異矣○文之以禮樂此一句最重上面四人所長且把做箇素樣子唯文之以禮樂始得○南軒曰文之以禮樂道問學之事也又言其次者聖人所以引而進也見利思義無苟得也見危授命無苟避也久要不忘不食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才而亦篤實忠信之士也故在今日亦可為成人是亦思狂狷之意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

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

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或問公叔文子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而公明賈以為時然後言笑取何也曰蘇氏曰凡事之因物而中理者人不知其有是也飲食未嘗無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宜而中度也飲食而知其有五味必其過者也此文子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而公明賈以是稱之也夫子疑之何也曰吳氏曰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鰌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南軒曰公叔文子意者簡默厚重之士故人稱之如此聖人質之於其門人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善矣然非文子之所及也蓋如所言非和

順積中發而中節者莫能不直謂不然而為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之辭氣含洪忠厚如此○子

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詞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南軒曰尸氏云據邑以請非要君而何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為賢也故夫子正之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威

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公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晉文用兵便是戰國孫吳氣習○南軒曰詳觀名陵討罪之舉城濮怒楚之戰則可見矣二君皆以功利為心為三王之罪人則同然就其中行事之迹又有譎正之異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黙反召音邵○案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

仁言雖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葢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或問管仲不死之説曰程子至矣但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則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矣葢未可以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為據而參以此章之言斷之可也葢聖人之於人有功則稱其功有罪則數其罪不以功掩罪亦不以罪掩功令於管仲但稱其功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之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又況匹夫匹婦之為諒者正指召忽之於子糾猶石乞於白公耳至於程子又謂若使管仲所事者正而不死其難則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愚恐記之失也葢曰不與其事桓公則可曰不稱其功則不可記者豈因彼言以為此而遂失之也與曰管仲生死之事非決於一時之義耳程子又謂若使管仲不死而無功則是貪生惜死而不若匹夫匹婦之為諒未免於先功而後義且管仲又何以自必其後

之有功邪曰名忽之失在於輸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於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後功固不可期而其在我者固可必但其得就此功而免於匹夫匹婦之諒則亦幸而已矣後之君子有不幸而處此者苟自度其無管仲之才是殆不若為名忽之不失其正也此又程子言外之意讀者不可以不察也范氏以九合為仁之大以死節為義之小是謀利計功之言其害理甚矣若聖人之心果出於此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亦何憚而不為之乎謝氏以管仲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故可以不死亦非也夫仲之可以不死者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耳若使糾兄而當立則齊國之士君臣之義無所逃矣如管仲策名委質親北面而君之安得幸其未得入國而死乃託於君臣之義未正而不死其難哉以忽死為傷勇仲之不死為從義而夫子予仲之不死恐亦非聖人之意也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管仲之不死亦未害義而其功有

足褻耳固非子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秦隋殘虐之極二君一旦出而平定天下拯救生民豈非仁者之功邪管仲之功亦猶是也○南軒曰夫子所以稱管仲者仁之功也問其仁而獨稱仁之功則其淺深亦可知矣其告子貢亦然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聖人荅問抑揚之意學者當味之○愚案如其仁如其仁朱子以為誰如其仁或者以為夫子之意蓋謂如其九合不以兵車之事是亦仁也蓋指此一事而許其仁此說近矣○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

審反○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矣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

子同升諸公僎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為公朝之臣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南軒曰志在上賢而無媢嫉之心以斯一善其謚以文可也○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南軒曰以衛靈之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

喪雖然但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禦焉○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南軒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怍則知其為之也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訒也

○陳成子弒簡公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告夫同○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謂犯顔

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南軒曰盡誠而不欺犯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盡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矣則誠信充積一不得已有時而犯之則有以感動也以子路之剛強懼其果於犯也故告之以勿欺為主○黃氏曰偽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夫子之告子路乃是一戒一勸兩面平說之辭若反覆以觀則能勿欺而不能犯則未免有回互之失能犯矣而不能勿欺則未免有矯飾之病此又不可以不戒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案張子曰上達循天理下達狥人欲朱子之說本此○南軒曰上達反本下達趨末皆云達者如喻義喻利皆言喻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去聲○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

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二者文不相蒙而意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此章在病人之不己知與疾沒世名不稱之次故楊氏云云朱子有曰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朱子曰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若不為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為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問曰這須要自看如一日之間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為且如讀書只是自家合如此讀合如此理會自己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為○大學或問云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當然而為之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敝車羸馬亦為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

言曰為己無所為而然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云云○學古齋識相古先民學以為己今也不然為人而已為己之學先成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為物為人之學熚然春華誦說是力纂組是夸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惟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緜弗察胡越其歸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案莊周稱

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唯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或問二十六章之説曰遽伯玉使者之言極有味學者所宜熟玩而深省焉胡氏説亦可觀也胡氏曰未能寡過乃伯玉心事而使者知之雖伯玉克己日新之業著見於外而使者亦可謂知德而能言矣○南軒曰夫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德修業者莫能知此味也則伯玉之賢可知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葢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子曰君子道者三

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王彥霖問心一也有曰云云何也程子曰此只是名其德耳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者也○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踈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南軒曰擬議人之優劣非知者其

能之乎故亦可謂之賢而曰夫我則不暇求之也人不若篤其在己也聖人抑揚之閒所以長善而救失者宜深味也以上皆聖人稱許之辭然所以勉其不及者亦甚至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葢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與平

聲○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或問才受乎天德係乎習乃重才而輕德者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德也固已根於其性之所有特人不能皆生知而安行故賴學以成之耳非因學而後有也豈可以其係乎習而不受乎天哉若以氣稟而言則才之與德皆有自然勉強之差又不得專以才為天賦德為人為也司馬公論智伯以金與竹為才以鎔範矯揉為德其失正與此同至於蘇氏之言又以才難強而德易勉其失之端不過如此而其末流遂至於貴才而賤德則其失益甚而其為天下後世之

禍也益深矣○南軒曰驥之得稱為其德不為其力也而況於君子乎豈不以尚德為貴乎苟無其德雖曰有才其得謂之君子乎○又南宮适曰尚稷躬稼而有天下羿善射奡盪舟皆不得其死然夫子不荅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亦與此章同指云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覆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

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朱子語錄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若真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之理便在此○釋氏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既無下學如何上達○問聖人亦有下學否曰聖人雖是生知何嘗不學如入太廟

每事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便是學也○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人不能盡所謂學者果能學安有不達者○下學是立脚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原不相離○或問云云曰學者學夫人之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釋曰窮通榮辱天也用舍予奪人也常人之情不得其所欲則怨天尤人蓋揚己之善而歸過於天人也下學者所學日用常行之事也上達者道德性命之理也常人之情置事於淺近索理於渺茫是以惑人之耳目而以為能此所以人知之也聖人渾然天理窮通榮辱用舍予奪皆理之不能無者順而受之又何怨尤之有人事之中便是天理又何必舍人事而求之於渺茫哉如是則慊然若不見其所長者然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無間如此所以人不知而天知之也○公伯

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諡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或問公伯寮學於孔子而所為若是何也曰胡氏以為寮非孔子之弟子特季氏之黨耳若遊於孔門則豈至於陷其朋友哉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師相之任其為用舍無足言矣而孔子以道之興廢係焉何也曰此墮三都出藏甲之時也道之興廢固於是乎在耳曰或以命為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

行付與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體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唯所命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為言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南軒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道之興廢一斷以命公伯寮何所預於其間哉不曰已而直曰道之將行與廢較之孟子予不遇魯侯之命亦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其次辟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禮貌衰而去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爾○黄氏曰四者固非有優劣然賢者之處世豈

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邪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居之位而量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顧蜚鴈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為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子曰作者七人矣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以有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黄氏曰晨門見已而不見聖人故以是為言然無孔子之聖則寧為晨門而自處於抱關擊柝也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可謂賢也已○南軒曰聖人非不知道之不可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

之心也彼雖知世之不可以為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南軒難作去聲謂其言之果無得與辯論矣

○子張曰書云高

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修己以敬

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致堂胡氏曰可願莫如善敬立則百善從宜遠莫如邪敬立則百邪息故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也欲持敬者奈何曰君子有言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執大圭如奉槃水如震霆之在上也淵谷之在下也師保之在前也鬼神之在左右也是則持敬之道○問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莫是自敬出否朱子曰心常恭敬則常光明○問程子云云曰敬則自是聰明人之所以不聰不明者止緣身心惰嫚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因問周子云靜虛則明明則通是此意否曰意亦相似○又問云云曰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觀之此心才不虛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為聰冶容亂

色交蔽而不辨何以為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何由思慮得宜所以此心當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惑○南軒曰修己之道不越乎敬敬之道盡則所為修己者亦無不盡而所以安人安百姓者皆在其中矣蓋一於篤敬則推之家以及于天下者皆其理也極其至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兆民雖衆其有不得其所安者乎是則修己以敬一語理無不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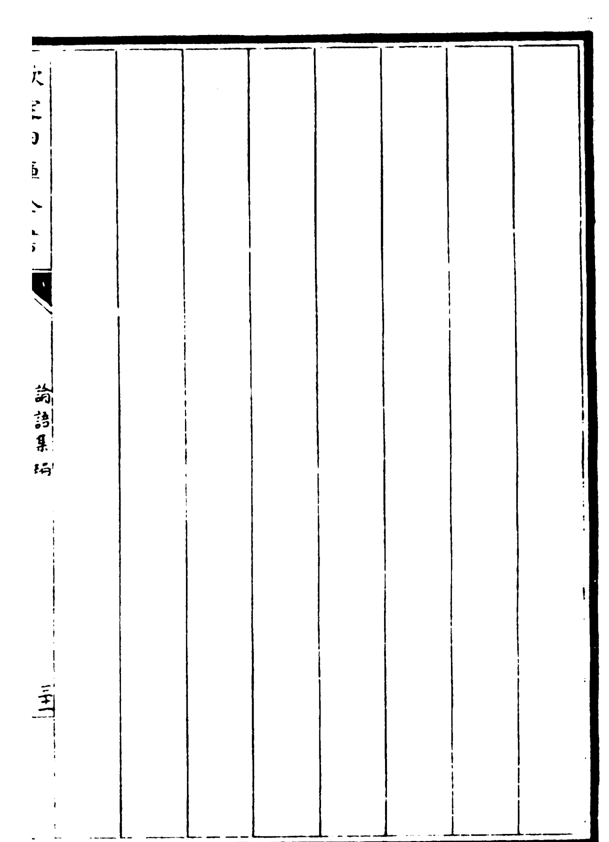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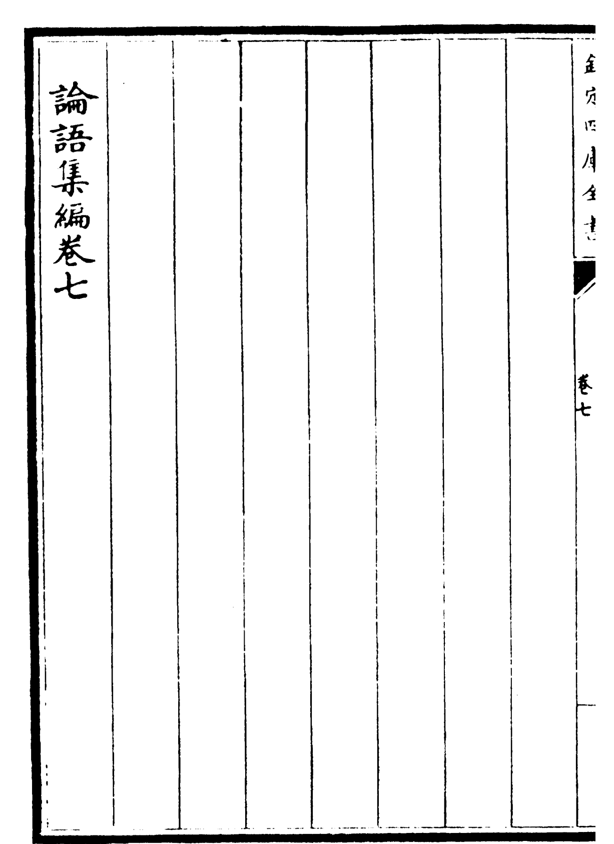
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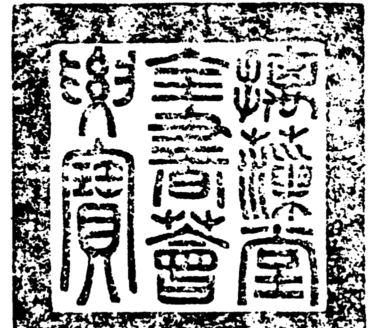
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禮童子當隅坐隨行

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少長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南軒曰夫子之意以為童子當為童子之事而已童子坐則隅不敢居於位也行則左右不敢與先生並行也今居位而並行是不安乎童子之所為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焉能以求益乎故以為欲速成者而已如物之生循其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則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洒埽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而防傲惰之萌使之循循而有進也其可忽諸





論語集編卷七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錄監生臣任　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集編卷八至十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論語集編卷八

宋　真德秀　撰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

小人窮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案史記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名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邪人之不吾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條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

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或問衛靈公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曰為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況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孔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但曰未學而已猶且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使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故史記又云明日與孔子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則是孔子之行又以禮際之不善而決不專於問陳一事也夫子既行而靈公卒衛國大亂俎豆之對其旨遠哉○南軒曰夫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

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夫天敘天秩實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與協力一心事君親上其强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對曰然非與**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非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諭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

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案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說見前曾子忠恕章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慍見發也○南軒曰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而不以聰明強力為可恃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子張書諸紳（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着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

及其至則一也○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
釋氏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
到處常若見如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舜於
羹墻豈是以我之心還見一心則為一物而在身外邪
○篤者有重厚深沈之意○南軒曰篤敬者敦篤於敬
也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常以是而行何往
不可故雖蠻貊亦可行也若夫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
妄而已故雖州里亦不可行參前倚衡使之常存乎忠
信篤敬也存之不素而欲遽保之於將發之時難矣此
子張所以書紳而不敢忘也○衍義曰子張問行者欲
行其道於天下也孔子則曰言苟忠信行苟篤敬雖蠻
貊可以行如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鄉里亦不可行忠
信合而言之即誠也篤敬者誠於敬也蓋地無遠近同
此一理人無華夏同此一心未有誠信而人不心服者
也未有不誠不敬而能使人心服者也故言之與行必
誠必敬無一念之舍無一息之違立則見其參於前在

興則見其倚於衡涵養操存之熟心與理一故其形見如此若是將何往而不行乎○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或問尸諫之說曰據家語衛靈公不用蘧伯玉而任彌子瑕史魚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宜置尸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而問焉子以父言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遂命殯於客位而進伯玉退子瑕此其說也有以伯玉得明哲保身之道而史魚所

不及者非也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初非規規然務為緘默而預為可以卷懷之計初非專為明哲保身之計也君子出處一於義而已非有計較利害之心也然一不適節而失於矯訐之道則在己固為未合於義且雖曰愛君而或反陷其君以殺臣之罪其所以不敢過於為直亦非專為保身計也○南軒曰史魚可以謂之直而已然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之可卷而懷則能因時而屈伸矣故謂之君子然此於用則行舍則藏者則猶有卷懷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

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或問殺身成仁之説曰仁者心之德而有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其仁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其謂殺身成仁而不曰義何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論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禮義士不以所賤易於所貴之宜○仁者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却是抉破了我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全○學問只要仁裏見得分明便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

不是自家計較要仁成方死只是見得生為不安死為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便說能成仁此旁人之有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非以干祿哭死而哀非為生也若有一毫為人之心便不是了○南軒曰仁人於理之當然如飢食渴飲也志士謂志於仁者亦能擇而處之矣○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且非為恐虧其所以生者而後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為之也此槩中常有一種意思不以仁義忠孝為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為畏天命謹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為之則是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為之也誠使真能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慤實自盡之意矣大率全有似箇等說自他人旁觀者言之以為我能如此則可若扶是以為善則已不安帖況自言之豈不益可笑乎○案朱子此段係答南軒殺

身成仁之義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賢以事言仁以德言

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事賢友仁便是要琢磨勉厲以至於仁如欲克己而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相勸勉乃為有益○南軒曰器利則事善若所事與所友泛而不知擇則其亡焉者不自知矣

○顏淵問為邦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

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興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

皆可攷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飭戒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或問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之得其正也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三陽始備於是叶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由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統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論考三王之制而行夏之時也曰周輅為過侈何也曰夫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行振動任重致遠其為

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周輅之所以為過侈與曰周冕之不為侈奈何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下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攷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問程子云云曰非但言準則也謂以此四者為準則餘可推也○屏山劉氏曰顏氏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為仁一為邦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天理謂克己復禮全一性之天也人事謂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樂韶舞也原易之用內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雖無諸子之著撰謂之通易可也○此章蓋聖人許顏子以王佐之事業○又家語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為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三日馬佚公名回曰吾子奚以知之回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

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
執轡容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
矣然猶求馬不已以此知之公曰善吾子之言其義大
矣願進乎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
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公說以告
孔子孔子曰夫其所以為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案顏子在陋巷而於帝王經世
之事無所不講此學者所當法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

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案論語所論人物如管仲晏平仲臧文仲令尹子文陳文子季文子甯武子子桑伯子史魚柳下惠各已見篇今不重出而春秋襃貶又當攷馬非此所能盡也學者觀聖人論人之得失皆當反而觀己之得失然後為有補云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南軒曰厚者敦篤也躬則自厚而責望於人則薄其所處豈不有餘裕乎然則何怨之有孟子所謂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小人不篤之己而責於人者深未嘗須臾得其平也○韓子曰古之君子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蓋本於此全篇皆可取今不錄○程子曰聖人責己感處多責人應處少又曰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張子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又吳諸葛恪與陸遜書曰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為禍原其本起非為大讎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小人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己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恪之為人無足云者而其言不可廢又恪雖能言終以多怨致禍可見知之非艱而行之惟艱皆足為世戒故附於此○已上皆言責己又聖賢所論有所謂檢身者成湯檢身若不及是也有所謂反身者易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又曰君子以反身修德中庸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行有不得則反求

諸已又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也有所謂正身者孔子曰苟正其身矣如正人何有所謂正己者中庸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孟子曰大人正己而物正是也有所謂克己者孔子之告顏子又楚靈王不能自克以及乾谿之難孔子曰克己復禮仁也楊子曰勝己之私之謂克是也有所謂敬身者曾子曰身也父母之遺體可不敬乎是也有所謂誠身者中庸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也此數者其言雖異要其為修身則一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

也○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内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義以為質是制義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是禮以行之然徒知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然讓之之時辭氣或不婉順便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即非是孫以出之之後方信以成之也○義只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可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本不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便從容不迫信是樸實頭做無信則義

禮孫皆是偏○問孔子之對陽貨孟子之不與王驩言是全得此理否曰然○南軒曰義以方外是義為用也而此章則以義為體蓋物則森然具於秉彝之內此義之所以為體也必有是體而後品節生焉彼禮所以行此者也其行之也以遜順則和而不失故孫所以出此者也義為體禮與孫為用而信者又所以成終者也至於信以成之則義行乎事事物物之中而其體無不具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南軒曰病無能者病夫履行之無其實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有其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者非謂求名於人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

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衍義曰君子自責而不責人故求諸己小人責人而不責己故求諸人○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南軒曰矜莊以自持則易以不和而失於爭羣居而相與則易以有比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己嚴而不失其和故矜而不爭君子非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其公故羣而不黨惟敬者為能處此而弗失也○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南軒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為善言也以人廢之則善言棄矣故君子云云公心無蔽也○子

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問言恕不及忠曰分言忠恕有忠而後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能恕則其無忠可知恕是忠之發處若無忠做恕不出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毀平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

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善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夫音扶○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蓋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不能忍其暴為不忍一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皆去聲○楊氏

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衍若好惡善惡雖人性之本然而違道之譽求全之毁亦世之所有故不可以不察也匡章之不孝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曰此父子責善之過寔非不孝也仲子之廉亦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加以避兄離母之罪曰此烏能廉哉是是非非之大致若黑白之子然而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則常人之所易惑也不有聖賢原情於疑似之中考實於暧昧之際烏能適其當乎○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

如學也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耳○南軒曰學原於思思固所以為學也然思至於忘寢與食而不以學濟之則亦為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聖人固不為無益之思也即己而言所以教也○案論語一書凡教者皆修身治人之道無非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知及之仁能守

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動之謂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問克己復禮為仁便是極了今卻又有莊以涖之與動之以禮底工夫如何曰人自有此心純粹更不去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些莊嚴底意思自不足以使人敬此便是未善處問此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先有知及之仁能守之做箇根本了卻方好去檢點其餘便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檢點

處○問知及仁守曰此是説講學荘以涖之以後是説為政○南軒曰知及乎此而仁不能守此則未能保之於己也仁能守之則在己者實矣又須荘以涖之而後內外相成而無獘而又欲動之以禮然後為盡善動之以禮者以禮教民風動之也此雖言為政之道至此而後善然所以成己亦一而已○子曰君子

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吳氏曰方舜之耕稼時視之猶人也一旦受堯之天下若素有之小人有立談之間其才可知者至委以國則未有不敗○南軒曰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者測知而可以當其大者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之大受如學者之學聖人有為者之當大任也○衍義曰君子所有者大故

不可以小事測知而可以與大事小人局於狹小而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所謂不遜者揜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他人做者其事則謂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而已大抵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語然上章為凡

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為仁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有為者發各有所當云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或問貞諒之別曰處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擇邪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南軒曰貞者貞於義也諒者執於小信也貞於義則信在其中若但執其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蓋貞於義者公理所存而執小信者私意之守而已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異

○子

曰辭達而已矣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或問卒章之說曰張敬夫推之尤詳曰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告

之歷以在坐者蓋待瞽者之道當然耳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爲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蓋所當然者天之所爲也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不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顛沛必於是惟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隨形蓋無往而非是也○謝先生爲朱震子發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曰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内外由灑埽應對進退而上達天德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臾音俞○顓臾國名魯附庸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遍反○案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

不能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孔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己不得不任其責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

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寔與季氏之謀矣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强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

能守也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而謀動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干盾也戈戟也蕭墻屏也言不均不和内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强公室弱冉求又欲代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或問首章之說曰蘇氏所推兩條攷之尤密蘇氏曰舊說以蕭墻之憂為陽虎之難以吾攷之定公五年陽虎始專季氏囚桓子至九年欲殺桓子不克而出奔齊前此者季氏之所為惟虎之聽非二子之罪也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有七冉有少孔子二十有九歲蓋十八而已未能相

季氏也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皆見於春秋則伐顓臾非陽虎出奔之前其在季康子之世與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名吳冠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公患三桓之侈也而欲以越去之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但蕭墻之禍亦本泛言非預知哀公以越伐魯之事也曰然則所謂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奈何曰是時季氏據魯之半而公室無尺地一民之勢不均甚矣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而二家各有其一不均則臣疑其君而以貧為憂矣憂貧而求富不已則君疑其臣而至於不和矣不和則臣益自疑而常懼於衆少矣憂寡而求衆愈甚則君益疑之而至於不安矣以臣亢君而不安至此則雖欲長保其祭祀而無傾危之患其可得哉必也痛自貶損以復於諸侯千乘大夫百乘之制則均而不患於貧矣君臣輯睦則和而不患於寡矣子孫

長久世守職業則安而不至於傾矣此在當時蓋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略而意則詳也○通釋曰三家之罪在於四分公室而私有之此其奸名犯分之大惡也若以此而加之罪則不可仕明矣馴習既久以為當然故孔門亦有仕於其家者仕於其家則不復知有魯矣冉有之言曰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則但知為季氏之邑而子孫者為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其於夫子社稷之臣之語蓋懵然莫覺也夫子不均不安之語又專魯以發之其言切矣以求由之賢蔽於習俗安於豢養尚不復知義理之正況下此者乎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南軒曰季氏卿也而上僭其君其下覩之亦將不奪不厭是徒以顓臾為子孫憂而不知禍之起於蕭墻蓋有理之必然者矣冉有但知為宰者當任其家事而昧於幾微暗於遠大如此則為具臣而已矣○愚案孔子與門弟子言未有若此之反覆詳悉者亦以其不可故邪○案左傳齊師

伐魯求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逆齊師於郊求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杜氏曰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不得專政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

孫微矣夫音扶○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衍義曰是時季氏以大夫而專魯國之政陽虎以家臣而專季氏之政孔子之言蓋傷之也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尊無二上天下之事惟天子得專之故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諸侯不能干焉天下無道則天子不能有其柄而諸侯得以竊之矣諸侯猶不可專況大夫乎大夫猶不可專況家臣乎春秋之世齊晉秦楚迭主夏盟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世變至是蓋可傷矣未幾而諸國大夫專權

自用禮樂征伐又不出於諸侯既而家臣竊弄而政令復不出於大夫名分陵夷舛逆日甚其可傷益甚焉然非道而得亦以非道而失逆理愈甚則失之愈速故諸侯竊天子之柄少有十世而不失者其餘則或五世或三世少不失者以理言之大槩如此曷若三代盛時天子而下以至家臣各安其分歷數百年而無禍哉既又言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蓋是時諸侯之政多在大夫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卿齊之田氏皆以人臣專國而國人公議皆所不與故重言之以見政在大夫決非可久之道也○孔子曰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

反也○尹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南軒曰友者所以輔成己德也直者有過必告諒者忠信相與多聞者知識可貴是三者友之則使人常懷進修而不敢自足焉得不日益乎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為柔者辟則容止足恭柔則每事畢屈佞則巧言為悅是三者友之則使人日趨於驕惰焉得不日損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當謹乎此也○愚案集注謂便辟直之反善柔諒之反便佞多聞之反南軒則不然正宜參玩○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

好樂可不謹哉○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闘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形之所恃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闘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卲也○孔子曰君子有三

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己則何畏之有○南軒曰畏天命者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者尊嚴而弗敢易也畏聖言佩服而唯恐違也然而是三者皆主於畏天命○又小旻詩有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毛氏曰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左氏昭元年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吾取之杜氏注曰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取此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荀子亦云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虎則危

災及其身以此義參之不獨大人之當敬雖小人亦不可不敬也苟狎乃有愛而敬畏而敬之別其意謂於君子則心敬小人則貌敬豈其然邪書曰德威不狎侮蓋德威者自不為狎侮非以危殆為可畏也孔子曰君子無小大無衆寡無敢慢深味斯言則苟氏之醇疵可見矣○此章專言畏董銖子重問敬宜何訓朱子曰是不得而訓也惟畏庶幾近之勉齋黃氏則云嘗聞之師曰敬之為義惟畏足以盡之蓋嘗深思其故則不易之論也敬者人心畏悚之名也故字之從人從敬則曰儆從言從敬則曰警從手從敬則曰擎無非畏悚戒懼之意先儒有以主一無適言者有以常惺惺言者皆足以發明主敬之意而訓義親切使人體而易知則未有易畏之一字也案黃氏說與子重所記不同而朱子所跋薛畏翁畫贊亦曰惟畏可以近之實先生親筆則曰近者為當況畏於敬雖最切然其字有二義若所謂祗畏抑畏寅畏皆敬之意也至所謂畏怯畏懦之屬又安得為

敬乎是又不容不辨○又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朱子曰畏威如畏疾病此民之上行從心之欲如水流行此民之下行見可懷而思可畏此民之中行此章列於小學故取焉○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南軒曰困而學如己故而求己失而復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

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或問九思曰公且曰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溫恭若是視聽如何要得聰明曰這只是誠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言又却都沒些事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則一箇物有一箇道理況耳目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意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內外夾持起來慿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且道如何視明聽聰只是就視聽上理會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物在眼前便要看他便被他蔽了須是知得此物不當視便是見得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明仁義忠信之言將耳常常聽着不好說話莫教入目故曰聽德惟聰○南軒曰九思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之所由擴人欲之所由遏也然而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

前而持之於既發之後若但欲深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多見其紛擾而無力矣○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早死故夫子言然○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則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矣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此大人之事故曰未見其人○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

今稱之駟四馬也首陽山名其斯之謂與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陳亢退而喜

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論語集編卷八

論語集編卷九

宋　真德秀　撰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瞯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

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危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或問首章之說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畝與夫告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辨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略無自明之意則亦見陽貨之暴有不足告而姑孫辭以答之然味其言則亦

無非義理之正與其中心之實然者則是初亦未嘗詘
也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楊氏謂孔子於陽貨為詘身
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自為也
遁勉賢恭之間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
哉南軒曰聖人之待惡人言雖遜而理未嘗枉他人孫
言則或至於害理直理則或至於犯害惟聖人則從容
酬酢而自然中節也○黃氏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
陽貨之言集注所謂諷使速仕亦謂是也其語意蓋謂
夫子既老可以有為日月已過矣歲運而往其去甚速
豈復與我而為我少緩乎是亦諷使速仕也學者於此
章固當因是以得聖人待惡人之道又當知聖人之言
動從容中節如此者蓋道全德備義精仁熟如化工生
物皆自然而然有志於學者不可以不勉也○案夫子
之見陽貨蓋待小人之道也今以易論語孟子數條附
此遯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傳曰
天下有山山下趨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避之象

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朱子曰天體無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睽初九見惡人无咎傳曰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衆若棄絶之不幾盡天下以讎君子乎如此則失含洪之意致凶咎之道也又豈不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化姦凶為善良革讎敵為臣民者由弗絶也○朱子曰必見惡人然後可以避咎若孔子之於陽貨也○又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奥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朱子曰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奥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奥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奥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奥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

不如阿附權臣也故以諷孔子孔子云云蓋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奥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奥竈所能免乎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朱子曰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見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或問夫子之見南子何也曰案史記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也曰仕於其國而見其小君禮與曰

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蓋以為大夫不見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其何所放也然禮家又謂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而使人攝焉則是大夫雖或有見小君之禮疑亦久已不行於世而靈公南子特舉之耳曰南子既非正適且以淫亂聞於諸侯而是禮也又非當世之所常行者則夫子曷為而不辭也曰南子之行則醜矣然其願見蓋亦有善意焉且衛君既以為夫人而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禮從宜使從俗者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矣又況聖人道隆德盛雖磨而不磷雖涅而不緇亦何為拘拘翦翦於此而避一見之嫌乎曰子路之不悅也不告以可見之理而誓之何也曰曾氏言之得矣曾氏曰見南子過物之行子路不悅非常談所能曉故誓之如此○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

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朱子曰王驩齊嬖臣也輔行副使也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子敖驩字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言不擇所從但求食耳其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夫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朱子曰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云云○南軒曰王驩齊之嬖卿也有進而與言者有就位而與言者蓋以其嬖於君而諂之也孟子獨不與言者道固然也右師不悅而以為簡已者也蓋孟子為時之所尊驩雖小人亦幸其少假色

是以望之於此而以不我顧為簡也孟子獨舉朝廷之禮以為言何其正大而不廹與盖君子之動無非禮也朝廷不歴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此禮也君子行禮故常履安地而有餘裕他人不由禮則自陷於險艱而已所謂小人不悪而嚴者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禮之所在何有於我哉或者勸伊川先生以加禮貴近先生曰獨不勸以盡禮而勸以加禮乎禮盡處豈容有加此孟子之意也唐王毛仲置酒聞宋璟之名而欲致之明皇勅使璟往至則北望再拜謝恩而稱疾以退璟亦可謂正矣然毛仲君之厮役也往赴其席義何居乎若璟間命而引義以陳則為盡善矣○愚案遯睽之義既殊孔孟之行亦異然德未至於聖學未可與權則遯之遠小人孟子之待王驩其正法也昔有問和靖先生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恱何也先生曰聖人所為賢人自不能測又問不知先生見南子否曰不敢見曰何故不見曰待其磨不磷涅不緇雖佛肸召亦往況南子乎由

是槪之孟子可謂善學孔子者矣○後世惟宋廣平之於楊思勉伊川先生之於張茂則皆庶幾有孟子之風焉士大夫居官立朝不免與近習接者當以此為法不然則未有不陷焉者也○又易夬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夫子以慍矯之於王歎譽之此又別為一義雖非平時待小人之正法然處變而不失其正亦學者所當知其詳見於本義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或問氣質之性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

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皆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定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探本窮原之性皆謂此也若夫子此章論性而以相近而言則固指夫氣質而言之矣○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問云云然則終不可移也邪曰以聖人之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

言考之則曰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蘇氏說但泛言人材之短長瑕瑜未曾言狂惘之可移也如柴參亦不當以下愚例論蓋不移二字是承上知下愚兩端而言不當專以下愚論之蓋上知者知之上非尋常之知下愚者愚之下亦非尋常之愚也知之上者固不可移而之惡矣愚之下者雖有可移之理而無肯移之心則亦終於不可移而已故曰考其歸則誠愚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

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或問云云曰蘇氏得之蘇氏曰

孔子不助畔人天下所知畔而名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汲之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為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南軒曰弗擾不稟命於君而叛其大夫逆也欲以是克亂是以亂易亂而又加甚耳後世亂臣賊子所以借虛名為簒奪之計者多出於此夫子豈以是而欲往邪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

本與○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涅乃結反○磷薄也涅染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南軒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

佛肸之名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或問云云曰張敬夫明揚氏之說其意亦善曰子路蓋不悅公山之名矣及此而後有言者則以中心所疑雖聞聖人之言而自反終不能安故聞以辨之而不敢釋亦可謂善學矣然其不悅者蓋已觀聖人而未知以聖人觀聖人耳○黄氏曰匏瓜繫而不食蓋言匏瓜纍然一物繫則不能動不食則無所知吾乃人類在天地間能動作有思慮自當見之於用而有益於人豈微物之比哉世之奔走以餬其口於四方者往往借是言以自況失聖人之旨矣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女下同○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

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南軒曰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為善矣好仁不好學則徒欲博愛而不知所施之先後故其蔽愚好知不好學則用其聰明而不知約言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守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存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故其蔽絞絞者訐而已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故

其蔽狂是六者本為違德善行然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為德行而反以自蔽學如行大道由闢而通不學如守暗室終窒而蔽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小子弟子也詩可以興感發志意可以觀考見得失可以羣和而不流可以怨怨而不怒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謝氏曰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得情性之正無所固滯則閱理自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怨○黄氏曰可以觀謂可以攷見己之得失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

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或問二南何以為詩之首篇也曰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政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鍾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

則散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黃氏曰程子朱子言樂則同主於和至於言禮則朱子主於敬程子主於序二說不同何也曰不但敬與序之不同雖言和則同而所以為和亦不同也集注之敬與和主人心而言也程子之序與和主事理而言也然有人心之敬與和則見於事理者始有序而和矣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愨注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雖聞善言不為

已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道聽而塗説則棄之矣○南軒曰聞善者行而體之則其德蓄聚若徒以資助語說而已則於德何有是棄之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鄙夫庸惡陋劣之稱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槪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南軒曰患得患失者以得失為事也患得者患無以得之也惟其有是心故既得則患失矣其患失之心乃患得之心也若是則凡可以勿失者皆在所必為而亦何所不至哉自古亂臣賊子其初亦豈敢遽有簒弑之

萌惟其患失之心蹉跌至此故夫未得則患得既得則患失患失則無所不至履霜堅氷馴致其道也然則患得失之萌是乃弒父與君之原也聖人謂為鄙夫者蓋區區惟己私之徇不亦鄙乎○案眉山蘇氏曰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亡二世以亡秦盧杞懼李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乃知聖人之言良不為過亦名辭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無之傷俗之益衰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陗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

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

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案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南軒曰孺悲之不見宜在棄絕之域取瑟而歌使將命者聞之是亦教誨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

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朞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

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

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弈圍棋也己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荅也○案史記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

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宜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近孫遠皆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去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

不知其為誰也○南軒曰見惡者有不善而見惡於人也此人甚于無間者方其壯時不能用力以矯厲則終於淪棄可知矣此警懼學者使之激昂自進於善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或問三子之心同出於至誠惻怛斯可見矣抑何以知其所處之各適其可邪曰案史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為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

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者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遜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也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以見三仁之所當為易地皆然矣或以為箕子以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為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所以各全心之德而謂之仁與曰然則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言先後不同何也曰史所載者事之定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為先後耳○或問言仁與集注不同集注者改本也然則或問之說為未當乎黄氏曰非也先師言仁之義則固以心之德愛之理為主矣言人之所以至於仁則以為無私心而皆當理也仁之為義固該體用

而與惻隱對言則仁主於體而未及於用也故曰心之德愛之理則於仁之義為最切也然仁固愛之理愛亦仁之用仁固心之德而一動一靜亦無非此德之流行也或問之言指三子之所以至於仁而言也集注之言正指仁之義而言也然其曰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曰全曰不咈則或問之意亦在其中矣讀者識之可也○南軒曰三人者皆當其時當其位處之盡其道者也其立紂之朝所以維持宗社之心至矣而有不得已焉則各自靖以獻於先王詳味微子一篇則可見三子之所謂深切至到者矣孔子皆稱其為仁以其忠誠惻怛克盡其道故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去聲焉於虔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

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復仕至於三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也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為浼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而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若能枉道而事人亦不必去魯而適他國也其言泛然若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道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以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逸民之目○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

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强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餽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案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或問史記載孔子之去魯也有彼婦之舌可以出走之歌今尹氏直以為知魯之君相無敬賢之心而去何邪曰齊人之謀固欲以是沮孔子矣蓋欲以女子為間於魯之君相使之先有以熒惑其耳目感移其心志遂乘

閒而進說以沮敗其所為甚則或遂中以不測之禍而不慮孔子之覺之發去之速也然孔子之覺之也直以其無敬賢之心知其不足與有為耳而其禍之將至者則固亦不外乎此也尹氏之言不及其他其有得於孔子之初心與○南軒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尊賢也今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

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歷反○二人隠者耦竝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土刀反辟去聲耰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

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絶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心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蓧徒弔反植音值○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

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賢遍反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寓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或問知道之不行而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有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私徇祿而苟一日之安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也亦可見矣○黄氏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恝然忘斯世也此所以為聖人之出處也與然即三章而讀之見夫接輿沮溺

荷篠丈人此四子者若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思見其為人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恨不得識其面而端拜之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慕祿而不知止者真不啻若犬彘求欲為之奴隸而不可得也是亦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與以子路之行行而拱立於丈人之側若子弟然豈非其真可敬也與故嘗謂若四人者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聖人之道未至於夫子者皆未可以妄議也貪利慕祿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譏之欲以見其不可以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太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謂柳下惠少連

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攷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仲雍居吳斷髮文身祼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污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群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

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南軒曰無可者不以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也其曰無者言其不有於中也然則夫子之心果如何哉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故仕止久速無不得其可其惟天乎其惟聖人乎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若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故孟子所欲學孔子而已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刀反○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少師陽擊

磬襄入於海少去聲○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或問何以知亞飯為侑食之官也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莫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黃氏曰列此於逸民之後以歎魯之末世決不可以復仕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施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

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騧烏爪反○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攷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案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嘆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楊氏曰八人盡為士之道也

論語集編卷九

論語集編卷十

宋 真德秀 撰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顔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南軒曰見危則致命見得則思義能決擇於義利之際也祭則思敬喪則思哀篤於本也○愚按見危致命獨不言思蓋臨難而死士節之常有所不必思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

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或問弘之為寬廣奈何曰此以人之量而言也蓋人之所以體道者存乎德而其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之所以執德有弘而有不弘也夫總羣言該衆理而不自以為博兼至善具衆美而不自以為得知足以周萬物而於天下之事有不深察才足以濟衆務而於天下之事有所不屑為恢恢乎胸中常若有餘地焉此非其量之大則其所以執德者孰能如是之充廣而不迫哉易所謂寬以居之而曾子所謂可以任天下之重者正謂此耳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為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必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所謂執德不弘者蓋如此雖其所守之固若不可奪然亦安能為有亡哉○黃氏曰或問以寬廣為弘乃集

注未改之前之說與今集注之意實相通而有所發明故不得不兩存也篤堅確也易所謂確乎其不可拔而曾子所謂死而後已者正謂此耳觀子張之一言則為學之道信非褊心狹量質薄氣弱者之所可及也○執德須弘不可道已得此道理不信更有道理須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已理會又理會若只理會得三二分便謂只消恁地也得如此者非是無德只是不弘故子張云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弘便知道理儘有自家心下儘有地步寬濶著得他在○問執德不弘先生曰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許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好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端病痛○南軒曰執德弘則進德有地信道篤則志道不回茍惟不然雖有為善之心亦若存若亡不能為有亡也程子曰信道不篤則執德無由弘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

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

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病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或問三章之說曰二子之言各有所偏斷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大畧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畧當如子張之說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是處之其庶幾乎○南軒曰包注友交當如子夏泛交當如子張其說是葢其交有淺深二子論交各為一義不可廢也若但與之泛然交際而已則固當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

能若與之為朋友之交則當與其可者拒其不可者但拒之之說微過耳然而在學者之分則子張之言未若子夏之嚴也而遽非子夏之說且曰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其言若以成德自居者此亦其堂堂氣象也

與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用○或問何以言小道之為農圃之屬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以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達於君子之大道是以致遠恐泥而君子不為也○黄氏曰小道之不可以致遠者聖人之道自修身而齊家治國而平天下與夫參天地

贊化育無適而不通也農圃醫卜之屬施之目前淺近不為無益然求其如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則不可也許行欲以並耕而治天下此孟子所以譏其相率而為偽也或曰安知所謂小道者不指楊墨佛老之類而言耶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者則不可頃刻而施也楊墨佛老之無父無君又何致遠而後不通哉所謂正牆面而立跬步不可行者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南軒曰致其知而不舍故其知日新保其有而不違故其有常存日知其所亡謂日知其所未有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

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藍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問云云曰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效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問云云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為仁如言行寡尤悔非所以干祿而祿在其中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未便是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亦在其中矣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先生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大學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便是次第處如博學亦豈一日都便要都學得了亦是漸漸學去曰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若只管泛濫外面博學更不懇

切其志便成放而不知求底心便是頑麻不仁底人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此心不泛濫走作只在這窠坎裏仁便在其中○問程子云云便是先生所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之意乎曰然於是四者中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問以類而推曰節節推將去○今人不曾以類而推蓋不曾先理會一件却理會一件若理會得一件逐件推將去相次亦不難○問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驀起不要陡頓只是就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推去做那一件如讀書讀第一段了便推第一段之類去讀第二段自此以往只管恁地去次第都理會得若開卷便要識一過如何得直卿曰是理會得來便推去理會得否曰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理會得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是親親之類理會得仁民便推類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刑于寡妻便推類去至于兄弟便推類去御家邦如修身便推

類去齊家齊家便推類去治國只是一步了又一步○南軒曰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不可便以此為仁而仁不外是也學者從事於此而不計其獲則循序而有至蓋不可以欲速而躐度也聖門論仁大抵如此○黄氏曰云云或曰何以知四者之專主於心之所存而言曰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常有所定向而不泛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切問而近思則皆求其在己者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曰有以得夫操存涵養之效所謂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案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

過也必文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它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南軒曰其為三變豈君子之強為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

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為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尺直尋者矣○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如何曰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麽出入○子夏之説自有病只是他力量有行不及處然既是有力不及處則不免有些子小小事放過者已是不足豈可謂之可也蓋子夏為人不及其質亦弱夫子亦毎捉他如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無欲速無見小利之類○南軒曰大德大體也小德節目也君子所存大體固有定至其酬酢之際用權以取中初無一定之執然未嘗不同歸焉如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與可以無與之類是也然而斯言以大德不踰閑為本必大德不踰閑而後小德可以出入蓋未嘗不在其閑之中故曰可也不然本之不立而謂出入為可是小人之無忌憚而已○南軒説甚善然非子夏本意姑存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

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灑色賣反埽素報反○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彼列反焉於虔反○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己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

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埽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灑埽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灑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案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或問既曰理無大小又以為教人有序何也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以教人者不可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巨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由其序

也○集義程子曰性命孝弟只是一統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灑埽應對進退與盡性命亦是一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謝氏曰古人須要就灑埽應對進退上養取誠意出來○楊氏曰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豈嘗進夫灑埽應對進退之間哉故其始也即此以為學其卒也非離此而為道○吕氏曰古之童子未冠為長者役而其心安焉蓋古之教養之道必本諸孝弟孝弟之心雖主於惻隱恭敬之端孝弟之行常在於灑埽應對執事走趨之際蓋有血氣者未有安於事人者也今使之知長之可敬甘於僕役而不辭是所以存其良心折其敖慢之氣然後可與進於德矣○南軒曰小子習為灑埽應對進退之事是之謂小學由是而致夫知則存乎其人是之謂大學至於充之而盡亦初不離乎灑埽應對進退之間若以此為末而別求所謂本則是析本末為二體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不相管屬其為弊蓋有不可勝言者矣○黄氏曰程子之言精矣然初學

讀之莫有知其說者以易攷之其曰形而上者蓋對形而下者言形非有象之可見將因下文形而下者而為文言器乃形而下而道則形而上也形而上則超乎事物之表專指事物之理而言也灑埽應對事雖至粗然其所以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曰理無大小者非以灑埽應對為小形而上者為大也蓋不但至大之事方有形而上之理雖至小之事亦有之故曰理無大小也其曰精義入神者蓋言精究事理極其微妙以至入神神者理之妙而不可測者今其所精之義至於入神則義之至精者也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之類是也程子引此與灑埽應對之言蓋以至粗之事對至精之義也至精之義與至粗之義固不同然至粗之事其所以然者即至精之事也其曰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者然之為言猶曰如此其如此者謂灑埽應對之節文也所以如此者謂有此理而後其節文之若見者如此者其曰便可到聖人事者蓋灑埽應對雖至小亦不過由天理之全

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事物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耳然嘗以集注所引程子四段細推之則首言理無大小以見事有大小而理則一也次言道無精粗以見學有精粗而道則一也又次言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發明十二段所以無大小無精粗之意又次言便可至聖人事則亦以其所以然而無大小精粗者為之也亦足以見編次之意至精而不苟矣或曰集注又以程子第一條說本章文義為詳盡者然乎曰此亦取其所擇傳與倦之義為詳盡耳然以先後二字攷之則程子先後以教者所施之次第而言集注先後以義理之精粗而言則程子之說又不若集注之說為當也 ○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 或

問云云曰仕優而學為已仕者言也蓋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故有是言學優而仕為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子產於子皮有製錦之譏而夫子亦說漆雕之對惡子路之佞程子以少年登科席勢為美官為不幸其意亦猶是耳子夏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其本意蓋如此而推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優而學則不免有背公狥私之失學已優而不仕則亦未免有愛身忘物之累當時恐或兼有此意也○南軒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成已成物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終始於學而無窮也○愚案或問引原伯魯事出左氏傳昭十八年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語不說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子游曰喪致乎

哀而止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案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南軒曰雖有高明之凡卓絕之行謂之難能則可不害其為未仁也堂堂氣象所以為難與並仁也然蓋是道也須深潜縝密親切篤志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子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為難與並為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或問鄧氏之說如何曰鄧氏之言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皆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其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則是成其父之惡耳焉得為孝哉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

矜而勿喜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汚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

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又曰此言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耳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大者不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小者皆有文武之道夫子皆師之也○或問何以言文武之道為周之禮樂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之云者攷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唯所取而得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後得師耶此所謂人正謂老耼萇弘郯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一師也大率近世學者習於老佛佛言皆有厭薄事實貪騖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亦豈離於文章禮樂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實而

言不如是之空虛恍惚而無所據也○南軒曰文武之道謂國家之制度典章在當時猶有存者未至盡泯也在人所識何如賢者則識其大者不賢者則識其小者至如鄉黨之間其冠昏喪祭日用飲食亦習乎其教而不自知也然則夫子焉往而非學惟善之主而初無常師也此其所以能集文武之道而極其大全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牆卑室淺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八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此夫子指武叔

○黄氏曰叔孫武叔以子貢賢於仲尼子禽亦以仲尼豈賢於子貢自今觀之則三人之識見固謬矣然其敢於為此論者亦豈無說且其所謂子貢之賢者何也物之廣博者其藏蓄也必高厚其中狭小則其外必卑薄此理之自然非其故為是高厚卑薄之殊也人之常情有如是之力量然後有如是之識見故處下者不足以窺高而淺近易見則人情之所共喜也豈惟宮墻為然哉雨露之澤物人皆知其為功而元氣之密運則人莫得而窺其際也子貢三稱夫子一稱宮墻一稱日月一以天喻其論愈精此子貢之所以為達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邱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量去聲 ○無以

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邱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南軒曰子貢善喻如宮墻日月之類皆可謂切矣邱陵固可踰泰山雖高然猶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之行天則孰得而踰之哉人之譏日月○陳者初無損於日月之明徒自絕於日月而已矣

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責子禽不謹言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

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群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南軒曰子貢以日月喻聖人之不可踰矣復以天之不可階升喻聖人之不可及尤為切至也蓋大而化之非復思勉所及學者至此無所用其力是豈不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乎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至誠感無不通也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民心戴之如天親之如父母也子貢知足知此其所造抑深矣○黃氏曰子禽之問見於論語者凡三於夫子聞

政則疑其亡所求於伯魚則疑夫子之私其子於此章則又疑子貢之賢於仲尼其為人粗率而淺陋可知一言之善則可以為知一言之不善則遂為不知知與不知係於一言之間此言之不可不謹也由志學而立由立而不惑由可欲而有諸已由有諸已而充實皆可以階而升至於知天命有光輝已非有階級可漸次而進若夫耳順不踰矩化而不可知則德盛仁熟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但見仰之高鑽之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豈得而階升也哉立之道之綏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榮謂賴之以生故以為榮哀謂失其所依故為之哀戚子貢之稱夫子者如此或曰子貢知足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效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而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也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

反觀聖人之道豈不晄然而易見也哉此子貢之所以為善言聖人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歷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舜亦以命禹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

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

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序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南軒曰此篇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示後世之大法也○黄氏曰論語末篇歷序堯舜禹湯武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可謂得其要矣至其下乃泛及於賞善罰惡責已恕人大綱小紀本數末度無不具舉者蓋帝王之道初無精粗惟其合於天理當於人心者是其所以為道也所謂執中者正以其事事物物無適而非中也是豈

空虛無據而可謂之中乎知此然後知聖賢相傳之道無非實理非若老釋空無之謂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芳味反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焉於虔反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聲○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序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所以徒喪所

守而為小人也○南軒曰此所謂命謂窮達得喪之有定也不知命則將徼倖而苟且何以為君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為者可得而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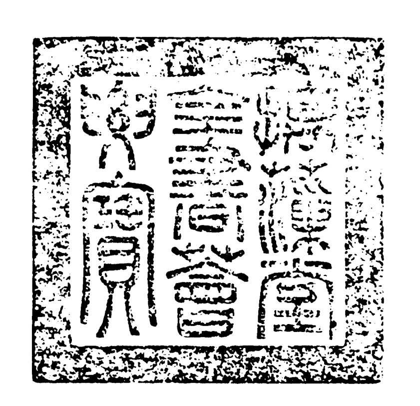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

論語集編卷十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任頴